方山薛先生全集

策問

兩浙歲考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天下之道中焉止矣此固精一而無二者也而世之爲道者吾惑焉彼楊氏墨氏固各溺於一偏矣而不楊不墨以執中者何又謂之賊道若以其舉一廢百則天下之道貞夫一者非歟狂者狷者固未進於中行矣而不狂不狷以謹厚者何又謂之亂德若以其無舉無刺則小人而無忌憚者是歟至於佛老之學無異於楊

墨鄉愿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皆闢之不遺餘力今三尺童子皆能斥其非矣何孔子則從老聃問禮且有猶龍之歎而王通尊信孔子何乃以浮屠老氏之教與儒者鼎立而爲三耶夫文中子人或有疵之者然則孔子非歟此吾所以求其說而不得也諸生必有根極理要之論以究竟吾儒大中之學毋徒附和掇拾以孤主司之望右考台州府學

問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先正斯言誠吾人爲學之向方也何魯男子不學柳下惠而君子善之楊龜山晚年出處欲學孔子而尚

論者謂其自處太高只須當學子路然則聖人終不可學而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言豈誣人者歟諸生皆從事聖學者願相與商之右考臨海縣學

問說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吾竊有疑焉春秋始於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時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仲尼傷之因魯史以定褒貶以賞罰天下以擅南面之權蓋亦甚不得已也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君其君猶為天下之共主則雖桀紂幽厲亦不一及其事焉何綱目於漢唐正統之世如七制三宗之君亦為之褒貶賞罰而不一與其

權耶文公此書多成於台郡與趙幾道輩往復整頓何遂不論及此耶此其凡例意義二三子生長於斯必有所聞矣不然請各以己意斷之 右考仙居寧海

二學

問稱韓子者謂其文起八代之衰而原道一篇乃猶未免遺議稱歐陽子者謂其變一時文體之陋而宋有四篇文字乃復不預然則其所謂起衰變陋者安在哉諸生其各據所見而極論之毋徒以先入之言為主可也 右考太平縣學

問足食足兵皆軍國之要機而食猶兵之所急者也

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先議邊糴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爲兵之强弱史氏所載歷歷可知諸生亦嘗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漢武之世雖威行沙漠而大司農往往告匱唐自憲宗以後用度不足遂無以制方鎭之强亦何怪哉故曰善戰不如安邊戰而能勝不若伐人之謀能取諸彼不若保我所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人爲誰乎其才識方畧亦可得而述乎諸生固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主司於此願有聞焉請詳陳之毋徒委之曰未學右考黃巖縣學

何剑

問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而言貌取人孔子失之何季札聘於上國一傾蓋之間於齊得管仲晏嬰於鄭得公孫僑於衛得史鰌蘧瑗於晉得叔向之數子者果皆一時之才而安內攘外之功尊主庇民之畧歷歷可指豈札之知反出於聖人之上而以言以貌亦可得人乎茲吾於二三子亦冀有所得何以便能如札也願爲我言之　右考天台縣學

問通天地人曰儒儒之爲道大矣未聞與道學岐而爲二也迨宋史始以道學立傳而儒林又自爲傳其果何所見歟抑亦有所本歟自今觀之其所謂

道學者何人而其所學者何道其所謂儒林者何人而其所以爲儒者何事可歷舉而言之歟抑其人品果有不同固不可合而爲一歟二三子皆學道而業儒者其必素所究心而得所從事矣請盡言之毋讓 右考杭州府學

問生今反古而裁及其身孔子有是言矣孟子則謂由今無變不能一朝居何其言之相戾耶豈春秋之時猶愈於戰國故其言有不同歟抑各有所見歟及觀孔子告顏子則取夏時殷輅韶舞而於周僅一見焉又似有類於反古者孟子語齊宣不斥

其世俗之非而且謂其今樂猶古樂焉又似無意於變今者此其精義必有所在玆欲酌古準今以會通夫孔孟之言而定其趨將如之何而後可右考仁和錢塘二學

問馮唐謂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而楊子雲則謂文帝能用頗牧豈各有所見歟夫是二者之論於文帝孰爲得其當歟今固思頗牧之時也設有若人焉其能用不能用之道抑又何所在歟請究言之以觀平居用世之畧右考安吉武康孝豐三學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荀卿而

以詐力事秦其終皆陷於大戮而說者歸咎於老氏荀卿之學今其書尚在也試取而觀之豈可盡以其咎歸之乎夫咎之誠是矣何子路宰我皆孔門高弟一則爲孔悝而攻莊公一則助田常以亂齊國不知二子者當時何以立孔氏之門而其學之所以失而至此者何也毫釐有差遂致千里二三子其爲我早辨之可乎右考長興德清二學

問荀文若當漢之末間關河冀竟從曹氏昔人嘗以不智不忠譏之矣吾嘗因此而竊有危於狄梁公之事焉梁公值唐厄運周旋武后之朝向使五王

之計不行虞淵之功不就其將何辭於天下後世乎而天下後世抑亦有以諒之乎君子遭逢險難身名固所不計然於平居則不可以不預講也二三子要非成敗論人而隨人談笑者其於荀彧之事爲我極論之可乎　右考歸安烏程二學

問孔子於沮溺丈人接輿荷蕢之徒每拳拳接引而不深加譏貶夫固各行其志而不必其道之同也迨淳于髡辭梁卿相而終身不仕陳仲子不食齊祿而辟居於陵豈不亦卓行修潔之士哉孟子則不惟不之取顧直斥而力排之者何歟豈人品有

高下而淳陳二子不得與沮溺諸人比歟抑聖賢
待人氣象亦自有不同歟諸生方誦法孔孟而斯
人之徒固無世無之者願一論之不敢以微辭隱
義相因亦願勿以老生常談見復可也右考湖州府學

問吾嘗觀桑林之禱誦雲漢之詩知旱之爲虐固盛
世之所不免也然以洪範五事論之則恒暘者豈
亦有所自歟夫湯之應天順人宣之內修外攘其
昭格於天者蓋素矣而何以有是歟然當其時一
則兆民允殖一則流民來歸而未聞其爲旱所困
抑又何歟今旱亦甚矣思欲盡人以回天值變而

有備其道安在二三子目擊時事其爲我切論之以紓杞人之憂可也 右考海寧縣學

問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其所以深知而篤信者蓋必有在矣象山先生所謂不可不理會者也諸生請試言之如何 右考崇德桐鄉二學

問古之耕莘釣渭者皆起自踈遠一朝爲相興殷造周不知當時君臣何以便能相合如此耶漢賈生召對宣室語至夜分文帝自歎以爲不及宋蘇子瞻入見便殿燭送歸院宣仁母子語至泣下此其

相知不可謂不深矣然一則長沙之傳終身不起一則黃州之謫竟不能免此其故何歟豈行止固自有命非人所能歟抑別有他說也願一論之右考

嘉善海鹽二學

問鄭志完爲潁昌教授值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志完辭之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信斯言也豈司教之官方以道義自持而學士僅可爲詞人耶何祝欽明爲祭酒雖八風之舞亦爲之而韓偓爲學士則不肯爲宰相草麻重以君命強之而不從耶是固係於人不係於官矣志完之言無

乃過歟夫以純仁之賢欲樂語何為且又不知志完之為人而屬之撰者何歟此雖一事而處己處人之道有在焉亦不可以不講也 右考嘉興平湖二縣學

問宋人有言曰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漢儒之釋經無一可取者及觀宋儒之傳註乃又多本於注疏何歟昔孔穎達譏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也宋多理學之儒豈為是歟吾竊有疑焉願二三子明言之 右考嘉興府學并秀水縣學

問范文正謂光武遂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大信

斯言也則古之渭濱釣叟後載以歸莘野耕夫三聘而起其君臣之間顧非遂其高而成其大者乎二三子生長嚴陵游心三代而志於希文者也其於斯義必會而通之矣請爲我陳之（右考嚴州府建德桐廬三學）

問程明道謂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至引符堅壽春之役西晉平吳唐師取蔡爲說蓋以宋室是時西夏多事無一人敢議故也今西北邊情之反覆東南民力之艱難昌言於　廟堂者無慮數十輩矣然切近精實之圖久安長治之

策東安在乎此固諸生江湖之憂且行將出而用世矣其爲我預陳之　右考紹興府學

問楊雄黽勉於莽賢之間馮道周旋於五代之季雖三尺童子皆知詆之矣胡安定師表一世曾南豐學本六經顧於之二人者各有取焉豈皆無所見耶諸生請各以已意斷之如何　右考山陰會稽二學

問明道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伊川則謂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朱子嘗謂舉業壞人其徒陳器之則謂應舉何害義理其伯仲師友之間何其所見之不同也夫明道晦菴諒

必有定見矣然觀其入仕則又皆由科舉而出抑何說歟諸生從事茲業固熟究茲義者也試相與論之右考蕭山新昌嵊縣三學

問漢明帝臨雍拜老唐太宗大召名儒其興學養士可謂至矣然漢以節義稱唐以詞章著而聖學之傳未聞有得其要領者其故何歟迨宋之季黨碑學禁相繼並作士生其時斯亦危矣然轉相師友不避禍患而吾道精一之指卒賴以明至觀其文章節義則又未嘗不卓然著稱也其振作感發之機果安在歟二三子其究言之右考上虞諸暨二學

問於越爲先王之封國仲尼作春秋顧列爲夷服迨

昭公之時始以國見經此其故何歟且虞舜夏禹

天下之盛王也過化存神咸在茲矣地獨不可因

人而重乎夫春秋之義夫子必有所取何後之稱

東南之美者必待於虞勦之易而後嘆其不止於

會稽之竹箭也然則舜禹之作述反仲翔之不若

乎二三子生長是方必嘗論及之矣不敏願有聞

焉右考餘

姚縣學

問仲尼千七十餘君不能用然後退而作春秋以明

王道是未嘗不欲見諸事業也程子則曰唐虞事

業自堯舜觀之一點浮雲過太虛耳信斯言也何
夫子若是之皇皇也宋自南渡以來諸儒輩出論
法孔子倡道東南在有興起至於恢復大計則若
視爲綴圖者豈眞以事業爲不足爲歟誠若是也
吾儒體用之學又安在歟此必有至理存焉吾固
不能無疑也敢以質諸多士 右考餘姚縣學

問君子獨立不懼小人而無忌憚二者相似而實不
同也果何以辨乎吾觀于宋若王介甫之爲政陸
子靜之爲學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而二子實未嘗
有所利於其間也豈肆無忌憚者乎抑亦有所見

而獨立不懼者乎吾於羣詆共排之中竊有疑焉諸生據其心迹而究論之如何　右考奉化定海象山三學

問明婺二州浙之古名郡也婺有何王金許四先生之祠學者崇奉久矣明有楊沈舒袁四先生則祀典久缺今有司建議行且立祠不知與婺州四公之學術其亦有稍異歟抑孰爲得其本指歟其祠祀之有先後豈人心崇尚之有隆殺歟抑亦有其故歟二三子尚友之下必有定論矣請爲我陳之

右考寧波府學

問趙清獻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是言唐虞之時無

書也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謂唐虞無書可乎春秋之時載籍未經秦火何季札聘上國始知歷代之樂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與魯春秋耶若謂其時書不易得也及觀管仲晏嬰鄭僑郤穀之屬皆能博綜六藝究極羣書又果何從而得之耶今則古今典籍流布坊市而號稱博雅者亦往往不及古人此又何說耶諸生請試言之毋徒曰玩物喪志夫我則不暇右考慈谿縣學

問先正謂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

變東晉之士樂居曠而不守實用自今觀之夫亦論其槩耳當其時豈無中行獨復卓然不爲習俗所移者乎諸生試各就其時舉其一二言之以觀論世尚友之學右考鄞縣學

問古人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茲爾諸生皆山林之俊逸也豈無志其志而學其學者乎夫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人孰不知之然其所以成調鼎濟川之業者蓋必有切近精實之所在而不徒泛然於語言間也其各著於篇以觀平日之所究心者如何

右考鄞慈
二縣儒士

家塾私試

問説者謂五帝而下享國長久莫如三代以其有循環迭用之法忠質文之相濟爾誠若是也五帝何爲而不用耶抑時有同異而道有優劣耶豈除舊布新務於改革而扶衰捄敝其道有不得不然者耶三代而後論正統者曰漢曰唐曰宋宜若不屑於秦隋五代之法矣然秦人廢井田開阡陌改封建立郡縣自漢以來因之隋變鄉舉里選專以科目待士自唐以來因之五代襲楊炎之議廢租調

而爲兩稅自宋以來因之然亦率能致治此其故何歟夫尚論者每以漢唐宋爲不足法而秦隋五代之季乃亦有可因者其竟何所謂歟我　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王忠質文爲之迭用而卜世之長固與天無極矣不知於隆古之制近代之法其尚有可損益者乎

問仲尼之後大道浸微六經散逸百氏具興然其間有詆訾孔子之徒者有以子思孟軻爲亂天下者其放誕不稽固無足論至謂秦燔經籍亦此輩有以激之其果然歟自漢而下有作法言以象論語

者有著中說以準論語者其亦自附聖人之門矣或又謂如吳楚之僭號而模擬竊淵可怪笑則是其去詆訾者蓋無幾也漢之窮經者類多專門名家其亦輔翼聖人之道矣或又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則是漢儒之罪甚又浮於秦火也然歟否歟及觀宋之大儒或有取於法言中說而訓釋經義者則又多因漢疏此其故又何歟茲欲師聖學賢崇經黜子而辨惑嚮方固二三子之所當究心者也可無至當歸一之論乎

問墳典丘索左史倚相蓋嘗讀之至秦燔經籍存者

無幾先秦古書說者謂出於孔氏壁中太史公歆向父子楊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脉絡不甚見其凌夷斷鈌豈蘭臺東觀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或謂孟子長於詩書然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葢有不膠於見聞而自得者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漢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豈皆當乎唐韓愈柳宗元固一代文人之雄也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鶡冠子且爲之折衷其指畫果皆當歟否歟子厚嘗

辨列子文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其當否又可得聞歟至於鶡冠子則直以爲鄙賤不足道何又與退之異歟諸生尚合是數書而究其顛末較其評覈用以觀博雅之學

浙江壬子武舉

問兵莫先於擇將而將才寔未易知試觀古人之求將更有可擬議者孫臏被刖身且不保田忌何見而咨之左軍僨戰身且就禽韓信何見而師之然一則料龐涓而成伐魏之功一則下燕齊而肇興漢之業二人之見如取償於契券不知其道安在

歟或謂用兵有五事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彼能讀父書而善談兵法者不能免長平之敗其言吶然如不出口者乃談笑以當衆甲之變然則知與不知又不當論歟又謂臨戰有廟算多算者勝少算者不勝彼熟識機宜而行事果斷者不能副天雄之托命駕出游圍碁賭墅者乃從容以致淮淝之捷然則多算少算又不足憑歟謀元帥而取詩書禮樂之士似矣然黥刺而少文者顧數立奇功何歟度羌虜而必至金城以圖方畧似矣然聚米爲山谷而果如所料者又何歟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任將之道也然詩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軍中又何嘗不宣君命耶貪可使詐可使用將之方也然易謂長子帥師小人勿用則貪與詐者又其可使耶諸君此類更僕難數諸士從事將畧行有閫外之寄者其必素所究心矣願爲我極言之

福建丁酉鄉試

問太子天下本是故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而三代論教之方與選左右之法莫詳於保傅傅可得聞其畧與舜教胄子專命后夔豈官不必備而其教獨盡於樂與自漢而下詹事庶子春

坊賓客之屬代有因革其視與樂保傅之官同與異與而其所以爲教果無詹無傲保其身體傅之德義意與其間英辟固有法術之賜博范之置帝範之作仁孝之詩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所致望於其子者盡仁也否與何宋儒慨其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傅禮而無箴規之益繫是數者盡虛文而寡實與又謂六典官制東宮爲詳而病當代討論未及宜詔大臣倣舊損益之嘗盡行其說與我 太祖高皇帝徵見獨識凡東宮官皆取是臣勲德老成者兼領之而不専設抑何意與

宗文皇帝於輔導之官深加戒飭又斥黃老申韓之非所以為教廼採古聖賢之言切於修身治國平天下者為聖學心法一書有綱有目可指言其實與恭惟皇上至德格天駢錫胤祚天下臣民舉誦螽斯之盛而歌麟趾之祥矣顧所謂養之慎望之仁以衍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者在燕翼之心得無切與爾多士其酌古言之以為端本助可也

問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祭用數之仂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此聖帝明王爲治之先務而區區計算竟權之私不與焉然世儒知其一而昧其二動稱井田限田無惑乎言之易而施之難此農功所爲卒不見於後世也姑舉一二與多士商之三代而下言富强者莫如漢文夷考其治有如募民實粟塞下此富國之術也今之鬻鹽實邊非其遺意與何餉每匱而商益困也又如募民田塞下實强兵之本也今塞下不復田者何也恐其爲敵人之資故不爲耶則耕朔方田金城田代郡身先士卒内益蓄外有守禦之利而卒服夷狄者何人也今天下閒土

莫多於山東一牛之價其貴一金而淮南販豎以塗鬴螙然則古人市牛配牛之法不可行於今與抑澤鹵之地終不可變與鄴固澤鹵之區也史起爲令何以有稻粱之歌與西門豹不可謂不智矣必待史起以富河內者又何與今水利之官徧天下其道主於疏浚而憚於改作者將令使之然與抑溝洫既治他無可興之利與夫水性遷徙自古無常百餘年來乃獨無可治之水吾恐吏慢上而病民也夫謀固有幾而實切事有難而反易者求三年之艾惟醫國者能言之可以二三子而不知

也

問書曰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自古帝王莫不作樂以風諭衆庶扶來扶持咸池大章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矣惟韶夏濩武載之經傳信乎治道之升降不外樂而得之也及觀三代以後享國之久者必曰漢唐與宋然漢莫盛于文景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然舉用希濶而郊廟之所常御者非其所獻至哀帝時始用之未幾而有新莽之變何與唐莫盛于貞觀開元之時然其所上者皆胡部俗樂則其所謂

樂可知矣何亦有三百年之祚與宋莫盛于天聖景祐然當時禮樂之臣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而卒有女眞之禍何與夫古者因樂以覘政後世樂成而政秕何其相反之若是也豈氣數使然而樂固不能移易之耶抑別有說耶古今言知制律之本者莫如司馬子長其說於漢唐以後之樂亦有可徵者與茲欲復古樂以變今樂因器數之末以求聲氣之元以還韶夏濩武之盛以宣　今日太和之化其道與制果安在哉願聞根據理要之論毋

徒曰以俟君子

問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天地之道之所寓也史稱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深切抱恨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首末具存詩亡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固無恙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或者又以為雜於五官之中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嬴秦所燔者自六經言之雖不無殘缺其所存者尚多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曰獨存而今反希濶

其故何與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火之厄哉宋皇祐時嘗命儒臣作崇文總目然尚多缺畧學者猶不滿焉後之文儒有讀書記有書錄解題其所載之書皆行于世而可考見者其著作之本末流傳之眞僞文理之純駁諸生必研窮而講究之矣請悉言之毋隱

問養兵之費前代以來恒患之將相大臣論者非一其言並列史傳然當其時或用或否方其無事皆

以爲事體重大持之而莫敢議比其履至極之勢不變則敗然後議而更之然議行而事已無濟故號咣於治平之世者不可少也以言今之兵衣糧給與以厚其生矣何以每稱不足與閑練演訓以教之藝矣何以卒無勇敢與勾稽清覈以閱其數矣何以士多闕伍與揀汰省併以務其實矣何以類多耄憊與宋臣有舉建隆故事真宗詔旨神宗舊制爲言者其詳可得聞與其事亦可施於今日與李泰伯有言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絶書欲使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

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信斯言也則無養士之費而天下立致富強矣爲之亦有法與願並著于篇以觀經濟之學

陝西乙卯鄉試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夫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是命誥之動民若天下之有風也故曰上惟風下民惟草其所繫不大矣哉粵觀古昔唐虞同稱爲命三代則兼誥誓自漢而下則曰策曰制曰詔曰敕名稱漸殊其義亦各有所取乎其間亦有感發人心如風之動物者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

函夏　成祖文皇帝中靖家邦其嘉言善行固莫能殫紀而制詔所頒則尤其斟酌裁定而垂憲萬世者也今不有可述者歟我　皇上中興光紹　二祖緝熙聖學煥發宸章光騰玉冊炳燿琅函天下臣民固未易一二窺測也然嘗伏讀節頒制詔皆經國體元之宏猷安內攘外之要道本末具舉細大不遺副在諸司臨照孔赫不知臣下之所奉行者其果能一一仰體淵衷否乎信能體而行之當不啻如風之偃草而唐虞三代之治化有不足言矣何邇來軍國之政中外之務猶未免上廑聖慮者何歟願爾諸士敷陳

之于以丕揚明詔而策勵臣工不亦可乎

問學術之是非生於人心之邪正而天下之治忽係焉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當其時楊墨未興佛氏未入中國而老聃又所從問禮者所謂異端者不知何所指乎及觀其於厲色盜名者則謂其爲穿窬一鄕皆稱愿人者則謂其爲德賊盖深惡而痛絕之矣孟子繼孔子而扶世立教其發明鄕愿之行固不少假借至於穿窬尤其欺世者也顧止以言不言之間論之何歟然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其取善汲引之心甚恕也時至戰國

君子莫之執中不有類於中行乎墨氏之兼愛不有類於狂乎楊氏之爲我不有類於狷乎孟氏顧辭而闢之不遺餘力一何嚴歟此必有毫釐千里之差不容不辨者抑果何所在歟漢至隋唐上下數百年間百家衆技固紛然雜出若董仲舒王通韓愈則寔一代大儒而脫屣流俗者也尚論者猶未免於異議何歟至宋耆儒輩出理學大明雜學支流宜無所容喙矣顧有一二儒者乃猶相率以趨於禪豈其見之謬而一至是歟抑亦有所激歟夫前者後之鑒也辨惑向方而闡明斯道以淑人心者君子之責也二三子

其究言之無讓
問趙清獻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程明道以讀書爲
玩物喪志信斯言也易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書
謂學于古訓乃有獲皆不足憑歟孔子憲章羣聖刪
述六經雖鳥獸草木之名亦謂當識故於肅愼之矢
商羊萍實之類罔不素諳而具悉焉然則孔子亦不
足法歟若執此而遂一意典墳專心六藝似亦可謂
學矣何明經取青紫讀書不識字者徒以爲世訕笑
歟夫此類鄙夫難以指數固無足論也及觀諸宋室
若節如王介甫奇才如蘇子瞻皆殊絶人物而於書

無所不讀者然一則泥古之制而不能純心王道激成熙豐之政一則嗜古之文而不能究心聖學致分洛蜀之黨然則讀書又可恃歟諸生涵養之餘博習之暇盍必有以識此矣果將何所適從乎其尚為我極論之

問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則又倍之至周則監二代以損益而其制為益詳焉周官以後有著百官公卿表者有為百官志者有作六典者有修職官志者其更革繁省視周制為何如也然就其世論之漢興定三等之爵其屬已有定員

建武以來務從減省十存其一然猶以爲有未盡罷去者可得聞其槩歟唐初設內外官亦有定員然貞觀已不免有員外之置或特置或因事而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中世以後則又有軍功之官亦可指而言之歟夫以漢世之官則以漸而損而唐則以漸而益抑又何歟宋初官無專職熈寧元豐間始命館閣校詳而文武官階各有定制矣然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而員名冗濫此其故何歟我 國家稽古建官準周六典參酌前代而因時損益則又得夫化裁之宜固可以爲萬世法程矣邇來建議者欲

裁革冗員以節冗費固不爲無見而當事者又恐缺人以廢事然則必何施而後可

問夷狄竊發自古有之然皆不能爲盛治之累者以其備禦之有道也可得聞歟或謂禦夷無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或又謂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豈各有所見歟抑將以何者爲定論歟夫昔人之論禦夷者不一大率漢鼂錯唐陸贄宋范仲淹論之詳矣其疏具在不知竟以何者爲策之上歟邇來南倭孔熾北虜未弭警報時聞兵食日耗是誠不可以緩圖矣但治標之方固所當急而三年之

艾亦所當畜茲欲兵食各足戰守俱利西北之財賦無煩於飛輓東南之軍士不假於調遣豈無古人已試之效可以追而行之者乎抑別有良策至計不惟可以紓旦夕之虞而且可以圖經常久遠之安者乎諸生素具經濟之學行且出而用世其悉言之當事者所欲急聞也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四

程策

福建鄉試策五道

一

史稱漢文帝欲重用賈誼而不果於東陽侯馮敬之徒令讀誼所陳政事疏皆鑿鑿據理實至其保傅一篇語周秦之事獨詳而其故皆決於太子迺知古今通達國體者誠莫如誼使帝能繹而用之何至以法術爲賜卒用晁錯輔成景帝刻薄可惜也誼之言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諭教與選左右

何劍

宋胡仁仲所謂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其原蓋出於誼今以誼言考之殷周之王皆能守成業而致盛治蓋非其主獨賢聖也古者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是其未生而胎教素也君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已又有始生之教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教訓已又有孩提之教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

太傅已又有少長之教司過有史徹膳有宰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已又有成人之教三公三少道充弼承而太公周召史佚者實爲之而其下亦必得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爲之輔翼共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太子迺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志長化與心成不求而賢聖入也猶習與齊人居欲其不齊語也不可得矣秦漢而下東宮官屬代有沿革而唐制獨詳六典所載一視朝廷爲之降殺至宋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官左右春坊直以使臣領之

以神宗之改爲而討論不及于此朱子欲倣舊損益之盖以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正不獨爲具員於賓屬備禮於講讀而已也不然則虞廷典樂一夔已足而何唐之不多賢聖也自古語太子者前莫詳於賈誼而見疎於治安之朝後莫切於朱子而不售於勵精之日則帝範之作戒子之篇元良之述固不足論是宜巫蠱之禍媒於博望而好色以危宗廟者固嘗爲仁孝之詩也身亦不仁甚矣而求養之能慎乎

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首建大本堂延
四方名儒以教 太子而東宮官屬皆兼而不設
聖慮淵微見於詹同李善長之諭至語太子固惓惓
於正心修德以保宗社以福天下生靈望之 太宗
文皇帝灼見理亂之由陋刑名術數不以爲教廼爲
聖學心法一書以授太子宏綱細目謨訓並傳信如
胡廣所論至其戒飭保傅則惟欲其推廣仁義道德
之原開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涵養而恢弘之養之愼
望之仁我 祖宗良法美意追三代而上之矣是宜
聖子神孫奕德重華萬世一日也肆我 皇上敬一

之德格于皇天泰和之氣洋溢宇宙　聖胤篤生繼明重潤是誠足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而繫其心矣然易之蒙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今日端本之助將不在於是乎三代成人之教易入者則以孩提之教實先之也在今宮闈之内所以調護節宣固自有道但自玆以往苟禮義無見則知慮日昏動作無制則心意日逸戲謔無度則驕矜之習成服御無節則奢侈之患縱怠惰荒寧之氣既勝則勤勵不息之志自靡宦官宮妾之周旋既熟則賢士大夫之勢分自踈於此欲矯而正之勞且難矣是則保傅之

官其可緩乎纖悉曲折雖不必盡同於三代之制要當使　朝廷宮闈合爲一體凡　東宮起居動作衣服器用與夫前後左右之人爲保傅者皆得以與聞而裁制之而又慎選宮寮申飭職業庶幾淫巧靡麗不接於心目仁孝禮義浸漬於見聞聖功日懋主器日洪而正位凝命以衍我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者廼有在也抑猶有說焉舜教胄子而戒傲之慮存於剛簡禹之戒舜則曰無若丹朱傲蓋帝王之得於天也未嘗不厚不得於明必得於才挾而有之者亂子朱是也遂嚚訟以拒人雖左右之其能受乎故曰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夔以樂教正和其心使人耳我
皇上天德純粹聖學緝熙一身所章大教無隱莫若
於燕閒之侍愛以威克誨以時行廸之以 祖宗之
訓而使思觀之以 天子之身而使則義方所逮潛
德必深而虛中之地廼其敬德而受仁義者也故曰
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父母師保之教均也而親疎
久暫其致一矣

二

善計國者莫如備先具備具之道莫如審所貴夫民
不捐瘠於堯湯之水旱而塡委於叔季之溝壑者備

不備也孰不爲備顧其所備者非民生之所急而盜賊之所以日覬以爲輕資者也此其逸豫於無事之日一㩗鍵鑰府庫且非已有故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錯之說曰珠玉黃金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貴不在珠玉黃金而以饑寒所必須者爲上則五穀徧於澤鹵之區矣何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權與爵與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使三者而皆得以五穀易之則人人不農矣夫鬻爵之敝也自漢以來無代無之罪

人之贖鬻𪉙之法其由來者遠也顧權之何如耳權得其道則粟貴貨賤百姓乂安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權失其道則貨貴農惰倉廩空虛自漢之末世而已然矣今夫千金之子有綺縠珍器有游讌狗馬之娛歲凶而倒廩無不蹙然憂矣貧人無立錐之地轉移執事得升合之穀方且含哺以嬉故無衣之寒猶在卒歲日不再食人不堪命矣富有四海不能粒玉衆庶老羸非穀不飽與曰雖有病夫食穀則生日啖醇醲不甘五穀此庸醫所謂無足患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焉者也是故粟之於人無貴賤貧

富老少不能一日去者夫其不能一日去則天下之至貴者宜莫如粟乃今不然無他以其家有而人蓄也夫指粟而謂人曰是隋和之寶明月之珠也無不愕而詈者饑憊之極大命以傾雖有珠玉寶璧無益於生炊龠爲饘憊者吟而傾者起然則理人之所爲貴將安在哉是故農者聖王之大用政之本務也爲治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然有貴粟之道有積貯之方貴粟之道勸農之機也積貯之方務農之事也知有其機是謂徒善不足以爲政知務其事是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蓋相須也夫古者授田

之柄在于官後世券田之柄移于民唯在官故歲有墾闢以官府之力治之也唯在民故一定而不增間有墾者不過區區之功而地有遺利矣夫自井田既壞阡陌再移欲田之復古難矣曲士之訛泥古少功故雖董仲舒師丹之議蘇明允氏之論皆非當今之急也夫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今之不農其過盖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過有四邊鎮之臣不欲復塞下之田一也鬻鹽之司不用菽粟而用銀二也水利之監因循度日秩滿則遷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之禁而不綱四也夫四者官之逭也四逭相尋於天

下而欲望其興利闢田無其期矣田不闢而望民之無饑是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夫今之塞下獨非古之塞下乎文帝用鼂錯積貯之說嘗募民爲田是以施行有序坐致富强今議者曰邊地不可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吁此與懲噎廢食者何異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開沃壤彼皆爲之於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於治平之後乎舍近利而不圖賈司農於飛輓敝政宜無大於此者矣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自漢文用鼂錯之計實粟邊郡是以不煩轉運而儲蓄日增今

主鬻鹽之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若是者利固
不全歸于商然亦何嘗歸于國殆亦弗思甚矣蓋
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籍治農以俟開
中故商有貴粟之風寔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之
策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糴益勞而邊餉愈
匱豈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輔以南淮
海維揚汶泗滄滬之間斥鹵之區可墾之地無慮數
百萬頃誠使廟堂之上少加之意別立農官以分領
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爲沃壤理有必然者夫
天下之事成於謀斷而敗於因循昔者西門豹因賢

於治鄴矣然導漳水以溉河內顧必待於史起者豈其智之不起若哉豹固以爲先民未之爲而不知其可以有爲也今之時有能爲起者則天下之富强將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舉一二郡縣言之廬多苦雨鳳多苦旱非天特異也地形使然也廬地多窪無瀉水之渠鳳地多窿無潴水之陂以二郡而推之則天下之不可無水利也明矣是可以不務乎夫農必資牛淮揚之間廣原長薄牛實産之淮徐而北一牛之直其賈一金然而屠豎販賈不以之服濟上之耕而以之塗吳人之釜者豈非北則由陸南則

由水由陸有䩜輓之難固不若由水得舟楫之易邪此其情易通其勢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監之則朞月之内牛徧疆埸矣李彪之在後魏相水陸之宜料頃畆之數以贓贖市牛其時賴以豐贍唐開元間亦復酌量土宜軟硬配牛有差其爲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耶夫事不師古則勞而寡效有古人之法而復因循不振是斯民之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課農官之殿最而以前所謂四道者嚴其爵而重其權則目前即未見其利而十年之後宇内富庶和氣充盈作樂制律唯 上所欲爲矣昔之樹王霸之業服戎狄而坐

致南畝者粲然史冊莫不率由茲道況以天下之力爲之其所成就豈曰小補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貴粟終之以重其權而後古先聖王休養生息之道乃復見於　今日矣夫春秋於他穀不書惟禾麥不熟則書之重民命也其意亦猶是也

三

先王作樂崇德宣音平化以調天地陰陽之氣以和神人上下之情故其詩曰鐘鼓喤喤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其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知樂者天地之元聲也此聲得則樂可作此樂作則天地

順應鬼神順感萬物咸若天下咸寧而其遺響餘風雖經千年而不絕故孔子在齊聞韶而吳札在魯觀舞韶前者盖唐虞之際天地純和而從容禪受不假話言和亦至矣此其作樂之時所以精靈透液妙不可解有以獨盛而不泯歟是知和者天地之元氣也元聲元氣相應相合而作樂有不成者吾未之聞也故夏非不大也承帝而已矣濩非不雅也救民而巳矣武非不美也定天下而已矣欲其聲容極和美善兼盡四靈至而百獸舞視韶不有間邪堯之大章於斯爲盛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非黃帝咸池之樂張

之於洞庭之野者不足以倫之也由是推之則羲皇之扶來以立本神農之扶持以下謀者雖曰遐邈莫聞然循其義而想像之則冲淡淳龐之趣幽玄希濶之音宛然若有所見泠然若有所聞者其視三代以後之樂則不勝節奏之多聲容之擾矣何足觀哉雖然亦有可論者也漢興之初高帝不事詩書固難以語此孝文繼世恭默化民無所以作而馬遷敘律書推本作樂之意乃首載帝之謝郤將軍陳武用兵之言而且稱嘆天下殷富百姓和樂意惟此時可以作樂而帝終始謙讓不肯輕任斯則遷之獨見蓋自班

何劍

固以下罕有能識者矣嗣是而景而武嚴刻奢靡漢之和氣蕩散殆盡雖欲强作其可得乎故河間獻王雖獻雅樂不過釆綴故事既非一代新制而又止備數歲時不登宗廟豈非掖庭材人上林樂府内外蠱惑者衆歟至於哀帝尊尚雅音放絶鄭衛而運祚寖衰卒致新莽攝篡之禍乃其君德不振威福下移所致非用樂之罪也大抵聲音之道内與心通外與政通苟得其道則惟皇建極百官式序國之利器吾得而執之臣而無有作威作福者矣何下移之有否則雖朝奏雲門夕鳴韶濩未見其消慝而化宄也故必

達用樂之機者而後可以爲治端建極之本者而後可以作樂噫亦大哉此則漢事然矣唐之太宗明皇號稱英辟故皆收錄雅樂斟酌裁定被之管絃其志有足稱者而胡部俗樂如巴渝西涼之曲霓裳羽衣之舞眩目奪聽雜然並進不知二君何以閑情也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文公聞新聲而忘食者將非是乎故漁陽鼙鼓感召而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其樂雖謂之胡可也雅何有哉此則唐事然矣宋至天聖景祐之間承平日久天下晏然故仁宗留意禮樂之事而太常燕肅謂金石不調請求考正後雖更

制竟無成績及政和之時國事廢壞樂之泣聲應之而君臣不務修德但圖造樂且多大晟之成喜動顏色豈知女眞之禍將至而乖戾不諧之音先見於金石絲竹之内也師曠識紂樂於濮水萬寶常泫隋禍於江都不類是乎故其樂雖謂之不作可也其何益哉若或享國靈長或遘害酷烈乃其創業天命之定守成人事之變固非樂之制與不制之應也大抵上古之樂有意無聲故其神藏隆古之樂有聲無文故其機隱三代之樂聲文極備故其蘊著漢唐以來皆剽竊文具聊備一代之典章而已樂云乎哉獨漢文

之時其會可乘而帝則自失遂使玄音妙理千有餘年而不流聞於世不亦深可惜乎雖然吾心有元聲焉吾心有元氣焉以吾之聲合樂之聲以吾之氣合樂之氣則陰陽運而律呂調金石協而節奏順矣然豈易能乎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建中和之極反純朴之眞使萬事盡理萬物盡育四夷盡賓而太和之氣充塞兩間包表四極然後陰陽會精鬼神效靈大樂有成天地和同王道備而治化極矣方今　聖人在上懋德建中治隆化洽訓典儀章煥然星日顧太常樂部尚襲舊物不亦昭代之闕典乎請自今伊始於

禮官之屬專設一署而以儒臣之審音者掌之博選其人優之員秩使之循習器數歌舞聲容假以歲年俟其自得如此則必有師曠州鳩之神解妙悟者出以鳴中和位育之盛韶濩可追而漢唐宋在所不言也

四

夫書契既作文籍肇生伏羲堯舜文王周公相繼數千年間羣書始備歷世寶之無敢加焉迨春秋之世明王不興聖人未出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書蕪穢龐雜托名上古楚左史倚相讀之貴之曰能孔子

出而一切憂之讀易以黜誕定禮樂以黜僭删詩書以黜不雅修春秋以黜不王然後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萬目利覩而倚相所讀者遂亡聖作而異端伏經成而羣書散也及其没也邪説巫風盈滿天下雖以子思孟軻之賢尚口窮辯修辭力詆竟莫能止曾幾何年遂罹秦火之害然後知六經之全缺關世運之隆汙羣書之存亡視六經之顯晦也故易詩春秋茍無見焉雖全無益也尚書三禮茍有見焉雖缺何損也若不恃此求書而惟全缺之視則五官已繁雖足冬官而何用古文雖出豈盡虞夏商周之舊哉故醫

卜種樹之不存猶燔燎毀棄之不亡者也故必明王
在上聖人佐之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神而明之從一
陶鑄庻乎六經爲完書也不然搜購雖廣綴葺雖全
不過孔壁汲冢之餘耳豈能得其真乎秦火既息漢
氏代立挾書之令罷獻書之路開誠世道轉移之一
機也柰何陋儒藉是希寵剽竊舊義曲加潤色甚則
僞作而私傳之以要爵賞於是稽古誇榮而經道復
晦矣故書不再火而識者已知其有可亡之漸下逮
隋人爰至唐宋非無蘭臺石室之藏寶軸錦幖之異
集賢麗正之所太平淳化之號然世代一移輒成灰

燼矣待稽之藝文假之書數然後知其所亡者乎獨宋之王堯臣所撰崇文總目百家小說無一不備君子已議其非館閣藏書之體而或者更謂尚有鈌畧不亦好奇之過乎蓋茫唐淺陋世自有不傳之書逸放沉淪書亦多不幸之變而載籍之繁文詞之盛則國政治之妨忠信之薄也與其無益而存爲君不幸而亡乎故必明王在上賢人輔之同文軌物不使無知妄作戾於六經不背而且不晦也不然則兎書中山作書南國不足以供毛楮之用而負剝相尋窮上反下其勢不至於燔燎殆盡不止也其誰能拯之乎

然世之君子往往愛尚纂集括爲成書如劉歆之七畧荀勗之四部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録者何可勝數而晁公武則就南陽所藏總之爲讀書記陳振孫則就家塾所有名之爲書録解題管轄百家筌蹄六籍其心苦以專其力勞而久可謂博雅君子矣然即其書而觀之廣采詳論雖大學之一端而寡要曠功終儒者之末事矣究其本末察其眞僞權其純駁其亦王應麟馬端臨之儔歟大抵萃類之書皆剪芟經傳決裂義理使人利於誦覽不求全文實亡書之一媒殘經之寶也故必明王在上儒臣主之擇定見書

數種布式天下著在法典有不遵者加之常刑如此則人讀全書學致全力六經之域可踐而聖人之蘊可窺矣不然則終年叅校累歲編摩秪亦古人之糟粕耳其何有於我乎故嘗爲之言曰人不力學以書之多人不修行以文之盛國不善治以人之浮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五

天下之費固有名重而實輕者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動持之而莫敢

議何者舉其事則必有以成其謀倡天下以必勞之事而已欲獨處其逸其勢固有所不能而況天下大計所寓非一旦之力所能必其有成也苟非一旦之力可成則其間中沮中變意外之隱虞有不可保者嗚呼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終而且有隱虞以伏于吾之前後則吾亦何為蹈不測之險任累歲之勞以圖不可期之功耶噫此養兵之費所以不聞論列盖自宋室而已然矣然當時人主亦未嘗不以為意往往形之詔旨親加校閱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規而卒成慶曆之弊者言人人殊愛其勞而樂因

循也姑舉一二陳之建隆間命殿前侍衛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汰其老懦而擇其超然雄勇者升之上軍尋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願歸農者官給田屋自是詔免之兵疊見史冊使其後世能推廣之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顧代自爲制或是或否一齊衆楚雖有所爲終亦無濟眞宗屢詔內外簡汰士卒矣及令轉運使閱驗沿邊老兵悉遣歸農矣迨夫神宗又撥併軍營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布草稱是且令轉運使經畫之矣此咸平熙寧之間所以號稱饒裕而慶

曆以來不能率循其法顧乃務增兵數廣軍額至一百餘萬此何爲者耶夫所貴於兵者以其威戎狄則能制勝禦盜賊則能止奸非徒張皇人數也自黃帝蚩尤以來無慮數千戰矣蓋未聞以人多勝者光武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符堅百萬之衆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於呂布及歸許而悟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衆此兵多必敗兵少則勝之明驗也彼慶曆君臣計不出此竭天下之財力浚百姓之膏髓崇虛名以養無用之兵卒之國勢日以卑弱而海內日以虛耗吁可慨

也越人如齊夜舍空室而有憚心則借五尺豎子因
謂之安比盜至無可與謀而後知豎子之不足恃吁
亦晚矣以今天下衛兵其不爲豎子者寡矣論戰鬬
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
驕惰脆弱類多羸憊且其平居坐食未嘗經涉險阻
逐隊趨營未嘗親交劔楯聰明不足以赴旗鼓之節
强銳不足以犯死傷之地蟻聚於支廩之司鳥散於
辨貌之吏稽籍則存覈實則亡開府庫費錢鏹得之
而不恩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夫未嘗不厚其
生未嘗不教之藝未嘗不闕其數務其實而卒不得

其用反覆其害法至於此弊不可謂不極矣尚可苟安目前莫旦夕無事持之而不變乎昔者唐之兵蓋三變矣雖其意有臧否要之事關大計則不容以不變今欲蘇萬姓之困坐致富强舍兵費之外無可與計者欲省其費莫如選兵而選兵豈易能哉不歸之農不可也自少至壯皆已籍之爲兵矣則商賈工技皆非所長矣則其老而弱也於義不得不贍之故必如宋建隆咸平之給田可也然則於何而取田也取之見存之屯也取之入租之官地也取之籍沒之産也不足則取之毀廢淫祠之田園也復不足則取之

湖山斥鹵漲沙海蕩之可墾者稱之也夫屯田之籍不可復也久矣富豪乾没猾卒盜沽自其祖父侵爲己有而子孫固以爲世業有難以左券棘者故曰取之見存之屯也蓋失今不察將并其見存之額而亡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國秖足爲奸欺之資耳是不可以贍兵耶籍没之産未嘗絕書裁價斥賣未足爲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顧不宜耶梵寺淫祠以無牒廢者日益於天下而未見公家敢以爲利此不可以置屯耶夫遊食之徒其病農也久矣今取其田以蘇農民之困顧不可耶斥鹵間

地之可墾者天下在在有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爲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而不爲竊爲執事者病之苟虛心嘉納而求之於制則是說也非愚之臆說也寔成我 祖宗之德而廣其未備也盖嘗考之制矣天下郡縣皆有兵以鎮守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藉軍十分之三服農畆之事一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餘餘丁亦以差受田而歲課其入盖初非不欲番休迭上盡歸之農顧勢有未能耳及生齒漸多則地利益盡督屯得人則歲入益富行之百年則舉天下之屯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此

立法之意蓋欲待之將來觀其分數有常置屯無限則可見矣如此則民之所輸止以供國用耳乃今一兵以上盡仰縣官農夫終歲勤動所賴以為生者亦𣓨矣是豈　祖宗之意哉故為今日計莫若以前所陳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二十則上番為兵筋力將衰則復歸為民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吾兵皆精銳矣或曰一旦變之寧不起怨夫為之固有漸次必使之樂於就農固有說也夫今財賦之地上田一畝價可一金有田十畝則為中人彼兵雖歲入十二石然其自分固不若中

人之産也中人無十二石之入然終歲出入於一金之中常寛然而有餘何也不係兵籍則爲商爲工可自慰藉故歸兵於農乃其所欣慕而爭得之而非有所厲也怨安從生今夫以百畝之田收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畝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散兵於農之說至易曉也以經濟爲任者尚其留意焉

陝西鄉試策五道

一

天運于上而品物亨歲功成者四時五行宣其氣也

君臨于上而百姓親萬邦寧者百司庶府行其令也是故君尊臣卑秩於天也君令臣從法乎天也此自古人君所以能致盛治者以能用臣而人臣所以能佐盛治者以能承君也故曰愼乃出令又曰令出惟行蓋謂此也何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寄之於民上以一人之心運之於天下其勢固不能以徧歷而身親爲之也惟王言一布則以吾之仁心而施之爲仁政萬民爭先快覩而君民之心始孚矣是人君誥命之頒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夫豈細故也哉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其取象於風者何也蓋以

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
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命自上而下亦
無人不被也是故唐虞同稱爲命者蓋以命之爲義
制性之本也三代則誥以敷政誓以訓戒義各有取
天亦命之意也漢初定儀命名有四一曰策策者簡
也封王侯也二曰制制者裁也施赦命也三曰詔詔
者告也告百官也四曰勑勑者正也戒州郡也漢唐
以下大都因之亦猶行古之遺也故山東布誥聽者
扶杖奉天下詔聞者揮涕可見民心之易感亘古今
如一日而詔令之出當踐行於既頒之後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奠立方夏固振古無比之功德也方且望道未見屢形制詔即位改元則曰民安田里大赦天下則曰民墜塗炭欲都大梁則曰不忘江左訪求賢才則曰以德齊民而蠲租之條則又無歲無之故于是紀綱法度悉行創置仰窺至意無非以上天安民之心爲心也迨我　成祖文皇帝肅靖内難再造邦家固垂裕無疆之功德也方且求治不遑每勤制詔即位改元則曰願廣至仁大赦天下則曰用廣好生巡幸北都則曰不煩於民親征北虜則曰撫綏顛連而蠲租之條則亦每歲行之于是紀綱

制度悉皆修復而仰窺至意無非以　太祖安民之
心爲心也唯是天命監臨人心仰戴以綿億萬載之
洪曆蓋皆我　二祖之所以垂裕於無疆者也夫豈
偶然也哉迨我　皇上中興光紹　二祖聖學日新
神謨天啓宸章睿藻簡冊森嚴固非草茅賤士所能
窺測也然於節頒制詔則嘗伏讀而仰承皇極之敷
言矣但日星燦爛非寸晷可陳雲漢昭回豈風簷能
述謹拜手稽首而鋪張其一二可乎夫改元一詔則
重瞻日月之光明倫再宣則復覩綱常之紀災變寬
恤則氣含雨潤之滋郊祀禮成則筆煥星文之采

元嗣誕育則義炳重離之輝太號崇加則禮極體乾之敬承天優復則恩覃江漢之波治戎燮伐則聲震洊雷之虩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陽之温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肅其諸定禮儀正風俗興學校勸農桑蠲逋負減徭役節用度省供億禁浮華杜僭侈則皆屢申而不已焉仰惟德意無非法天法　祖以安民也天下之人仰之如星日畏之如雷霆奉而行之遵而守之則唐虞三代之治信不足言已夫何邇年以來軍國之政中外之務未免上塵聖慮誠有如執事所云者此亦豈有他哉亦臣下將順之未至耳竊嘗

觀之賦稅征輸河渠關市鹽鐵船算布緜絲枲流亡逋負刑獄矜疑凡奉詔存恤者則約束期會而未見其寬貸也至如士不服習農不耒耜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兵有游墮市有游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豪强僭侈姦宄肆行凡奉詔之所裁抑者則視為故事而未見其禁革也以故民志不定趨向不一事端百出財用告匱羸填溝壑强聚潢池而天下始有難處之政矣向使內而六卿竭誠贊襄朝而聽政暮而思焉曰吾為六卿乃分職率屬而阜成兆民者也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有明詔在焉吾其奉而行之以倡

可也外而藩臬悉力任使朝而聽政暮而思焉曰吾爲藩臬乃承流宣化而奠安黎庶者也某利未興某害未除有明詔在焉吾其遵而行之以率郡縣可也如是則德意宣布人心胥悅將見風行草偃而敷天之下和氣薰蒸胥育於大順大化之中矣苟舍明詔不爲而別求治理則雖咨諏徧及聚議盈庭愚恐未免於剜肉以療疾捉襟而見肘也唯當事者留意焉

二

天下之學術有同而異者矣有異而同者矣異而同者無害其爲同而同而異者乃所以爲異也君子於

此將何以辨之亦曰求其心而已矣何也人者天地之心而心者性情之會也神明不測而五常百行原於此焉萬事萬化本於此焉其初未嘗不同而氣蔽情遷知誘物化其變千狀而神明之舍非復天然自有之心矣於是有正有邪而學術之是非寔根於此推而行之而天下之治忽亦基於此矣學者固將以明體適用也辨之可不早辨乎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斯固深致意於是非邪正之間矣自今言之孰不以爲其正而是者必吾儒之學也其邪而非者必非吾儒之學也不知夫子

之於其時楊墨未興佛氏未入中國雖有老聃固夫子所嘗問禮而有猶龍之歎者其所謂異端者豈若人也哉蓋為名為吾儒之學而實則叛吾道者發也名同而實不同也故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鄉愿德之賊也夫謂色厲云者其必竊章甫之服假聖賢之緒侃然自許而附於吾儒者也蓋剛惡也鄉愿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闇然媚世而託於吾儒者也蓋柔惡也孔子以其外是中非似德非德故惡之若是之嚴其所謂不同而亂雅者正此類也若夫狂者動稱古人狷者不屑不潔自世俗論

之必以狂爲大言狷爲硜硜似若無足與也夫子謂其進取謂其有所不爲而在陳之思恒惓惓屬意焉豈不以若人也氣質雖偏而光明洞達一無掩覆與穿窬鄉愿之作僞欺世者不同也蓋作僞欺世則是有意爲之而其心已壞狂狷則純任氣質而原非作意其心固自在也可與進於道者也夫子一則絶之一則與之謂非原其心之所在乎戰國處士横議子莫楊墨之徒作矣子莫執中非不知中之爲貴也精一之功不加而質質然以執之此固愚而自用不可與中行者例論也乃若楊氏爲我㝠於狷墨氏兼愛

疑於狂孟子顧謂其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拒之何若是之嚴也盖以二子守其一偏而各造其極自以爲高世絶倫而當時之人亦遂崇尚之而不覺其非故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乃狂狷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道者也但其心猶不爲習俗勢利所動而無掩護文飾之態故其偏蔽陂僻之病亦人所易見使其降而自卑而獲聞吾聖人之道則未必其不可化而入也故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孟子固已許之矣觀其泣路悲絲其情直可哀也豈得與穿窬鄉愿概擯之哉執事謂孟子於鄉愿不

何啟

少假借而穿窬則止以言不言之間論之噫豈其然耶登壟而罔利乞墦而驕人此固所以論穿窬也若言不言之間止示人以充無穿窬之心之義而猶未即謂其爲穿窬也是穿窬之可鄙尤其不可方物者也曷足論哉漢至隋唐上下數百年間九流雜出聖學失傳此何時也董仲舒王通韓愈先後繼起倡明理學使在孔門當居顏卜之科而說者顧謂董爲縱陰閉陽王爲續經僭擬韓爲不明格致於是借聽者輒同聲附和正不思三子之奏對著述至今尚在試讀而玩之自知其爲六經孔氏之遺也先入之言夫

豈尚論之當乎迨宋諸儒輩出其間造詣深淺固未敢妄議至如楊中立謝顯道游定夫諸人皆程門之高弟也說者乃謂其流入於禪自今觀之豈其然哉夫亦以其時權謀功利之術與訓詁詞章之學作一二同志玩心高明厭棄流俗故其言議之間或未免於過激耳不察此而遂以爲禪禪其有是乎哉抑愚因是而有感焉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故其惓惓好辨而著七篇仁義之書無非爲此也說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亦以此也是故爲學者不必模倣形迹而當自反諸心論學者不必指摘同異而當究觀其心苟

心無係累則不惟狂狷可進於中行雖孟子闢楊墨之嚴而亦不終於棄絕也況如漢唐宋前數儒者又何必以異議爲哉苟心有係累則雖效㦸孔孟學步顔曾亦優孟之作叔敖而鄉愿穿窬之徒耳固不當以其言貌有同於吾儒而爲其所欺也雖然亦祇足自欺而終亦必敗矣何益哉

三

聖人以言教天下載籍之所由興也學者以言求聖人載籍之所由博也聖人何樂乎有言哉無樂乎有言而不能以無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聖人非不知

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猶不能以無言豈其不憚煩也哉蓋天下之人罔其生而聖人欲與之並生於天下於是乎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垂後世冀其因是以反求諸身而各得夫固有之良心以復其生理焉爾也是書固不可以不讀也然或滯於章句之末而不能體會於身心則亦何益之有哉夫自賢聖生而六書作卦爻畫而三墳與唐虞之時固未嘗無書也研六經之奥義判百家之異說程氏之學未嘗不讀書也闕道謂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而明道以讀書爲玩物喪志夫豈無

爲之言哉要亦見夫當時學者徒泥於書冊之末而不能深探其本故也不然則易言多識畜德書稱古訓有獲二公豈不聞哉孔子參天兩地繼往開來固不當以讀書例論也其知肅愼之矢會稽之骨商羊萍實之類或出於好事之附會固未可知然觀其刪述六經韋編三絕而太宰謂其多能達巷稱其博學至其教人則鳥獸草木亦欲周知是未嘗以讀書爲病也但求其所謂學者則在於博而能約知而能行而一貫之傳不由人悟上達之妙惟與天知故雖及門之徒以七十子之賢尚疑其有隱何況後之經生

學子固宜其不能窺測於涯涘也自是漢唐之間傳詩書禮易春秋而以讀書名家者凡數十人然以匡衡京房之博雅且不免於取青紫之誚柳宗元之雄辭猶自罹于不識字之譏至如歐陽歙公孫弘張禹孔光之輩又曷足論哉夫以君人之讀書則信乎其不如無書也夫書固不可無也患讀之者無其人也宋多人才而嘉祐以還號稱獨盛若王介甫蘇子瞻則尤其著聞者也介甫之學陵跨楊韓掩迹顏孟當時遠近之士無問識與不識咸以其用舍卜天下之安危而介甫亦自以堯舜君民爲己任及一叅政事

銳意更張而務執周官之制卒之中外紛紜激成熙豐之政夫以介甫之才而苦節可貞向使其不以博習爲能而從事於修身理性之學則必有以克其氣質之偏而伊傅周召之事業不患其不能爲也不此之思而顧乃堅執已見其所成就者遂一至於此非讀書之過也不善讀書之過也子瞻之文追邁韓柳直超馬班當時上下之人無問賢與不賢咸以其制作係一世之重輕而子瞻更自以發明六學爲已任及一登朝寧恣情論議而每詆程氏之拘卒之門人攻擊釀成洛蜀之黨夫以子瞻之才而氣節特勁向

使其不以多文爲富而從事於反身約禮之功則必有以進於義理之純而冉季游夏之地位不患其不能到也不此之務而乃沉溺舊習其所成就者遂僅止於此此非讀書之過也不善讀書之過也由是觀之書固不可以不讀也不讀則一物無所知一步不可行而不免於面墻之立執事所舉易書之訓其義不有在乎書又不可以漫讀也漫讀則支離其辭說牽制於文義而不免於意見之差執事所引程趙之言其意不旣深乎然則將何如哉蓋必此心常存而不放則虛靈活潑明覺昭融雖未讀天下之書而萬物

皆備固不至於面墻而亦不為禪寂也雖盡讀天下之書而一眞自如固不差於意見而亦不為理障也循是以往雖一貫上達之妙亦庶乎其可窺矣又何至蹈漢唐宋諸人之弊哉

四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夫理財之道也但時有古今用有緩急才有

短長任有輕重則又豈可以執一論哉蓋嘗觀之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周則備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寖以奢廣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

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
猶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
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矣四海從風中國乂安豈
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內
外官定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
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
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
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
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

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貿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涖庶務咸平至和中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又復鐫削其損益亦不為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為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既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

去熙豐之人而務去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也我　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內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者矣但其間亦或有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爲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於事祗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

也辨衆才而後人任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
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
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曠矣
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覆乘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
輕肆之志誠能諒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則人
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麗而飭才辨器將
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
患哉雖然用人之道存乎公辨才之道存乎明公則
爲官擇人而不爲人擇官明則以人知官而不以官
知人如是則任官之初固已皆得其人矣既得其人

則官雖不省而人人相率以舉職祿食所費有數而其所以阜財者不旣多乎否則用匪其人則員數雖省而一人亦足以僨事祿食所省無幾而其所以耗財者不旣多乎是則所謂節財者又在於人之賢不賢而不在於官之省不省也

五

天下之論治夷者多矣而夷卒反復不常者何也豈終不可治矣乎豈眞無上策矣乎豈亦忽之而不察矣乎噫此古之善治夷者所以獨觀萬化之原也昔虞周盛時舞干苗格因壘戎降後世雖嘗稱述之然

亦不過視爲美談而未必究心于此也愚也有感于衷久矣言之若迂而寔切聞者易忽而罔思請一陳之執事者試虛心聽焉夫天下之事勢不患其有可畏之迹而患其無可窺之形有迹可畏則人知所警備而其害常淺無形可窺則人忽於防閑而其害常深昔者先王以夷狄非我族類而立荒服之制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故周公開明堂以朝諸侯而蠻夷君長皆立于四門之外無貳志也宣王中興蠻荆南叛玁狁北侵六月命將采芑興師然皆不旋踵而底定凡以先化原也劉旣謂周得上策其有見哉漢武鞭

筈四夷海內虛耗要亦失策宣帝選用良吏惠養元元遂致單于來朝呼韓稽顙豈不猶有周之遺乎而貺則謂漢無策焉此盖統論其世非謂宣也鼂錯謂漢備匈奴而較量於地形將卒漢胡長技之間雖自謂得萬全之術然亦不過兵家之常談也吾其有感於唐之陸贄宋之范仲淹矣乎贄上四策以禦吐番而自謂非安邊之令圖仲淹上四策以備元昊而必惓惓於中國叛入之人噫二公之意可推夫邇來北虜未弭南倭孔熾警報時聞籌者相顧豈遂無策夫乎執事欲西北之財賦無煩於飛輓東南之軍士不

假於調遣而求古人已試之效愚也竊聞之矣西北之財賦不外於水利屯田鹽課也鄭國鑿渠引涇趙充國屯金城晁錯募民屯塞下范祥令商人就邊入錢以請鹽非無已試之效也然而非所先也東南士卒不外於教習團練召募也范蠡霸越伍員强吳夫差復國嚴助捄東甌非無已試之效也然而非所先也何也所先者在民也今夫太公之韜畧世所傳用兵之書也然觀其所以告文王者一則曰愛民二則曰愛民夫豈別無上策而顧首及於此哉亦誠見夫策之上者莫過于此也不寧唯是孫武子之論兵則

曰令民與上同意吳起之論兵則曰先教百姓而親萬民穰苴作司馬法則曰不違時所以愛吾民夫太公聖人也其言愛民固也彼兵家者流縱橫捭闔何所不能而皆以是爲先也噫可知矣今誠能行太公之言以愛吾民利而勿害成而勿敗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則民心固矣民心旣固則彼南倭北虜蠢爾犬羊限隔山海風氣不通嗜欲不同中國之險易阨塞虛實强弱非其所知其仰視中國要不啻若登天然者又何所恃敢呼羣引類以自投於不測也昔宋人患盜問於劉敞曰盜可除乎對曰盜有源

能止其源何盜之有請問之對曰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豐世無盜者足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是欲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道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杯水也噫此先王所以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也蓋惟固其本則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而血氣之相通脉絡之相屬臂指之相使手足腹心之相應癢痾疾痛之相搔抑而利害休戚上下同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蠢爾蠻夷將喙息退遯之不遑而無間可投矣斷斷乎禦夷之上策無以加

于此也今執事欲急聞上策而愚顧操瑟齊門夫人孰不嗤之也苟有相信不以為迂逮即舉行吾見風行海流而夷虜旋息太平之化不可必至哉柰何今之為計者不此之圖而但以足食足兵為言不知强將勁卒萃募咸陽以并天下秦非不强也陳勝吴廣杖梃一呼而殽函河華諸險盡皆失守投石超距之徒適以藉冦足兵果可恃邪徵斂貢獻罄竭江淮以充儲蓄隋非不富也李密翟讓嘯聚數輩而洛口黎陽諸倉盡為所據陳因紅腐之粟適以資盗足食果可恃邪抑又有説焉廉范在雲中無襦者五袴襲

在渤海刀劒者犁鋤是民者侍司牧以爲命者也而司牧者又視倡率者以爲趨向也用人者于此不加之意而顧專於將帥之求如前所云焉抑末矣